

曹天钦，生物化学家
谢希德，物理学家
盛清德，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秉权，昆明医科大学教授
沈伯彰，新中国第一代医学教育家
胡传经，皮肤性病学家，医学教育家
姚进，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长
杨振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授
苏局仙，书法家，苏东坡第28世孙

为了活着的人

贾鲁生 陈丽萍 著

朱宪彝，临床内分泌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张锡祺，安徽医学院首任院长，著名眼科专家
王桂英，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王明贞，物理学家
范用，出版家
钱钟韩，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
柏寒，知名演员
谷俊讲，病理学家
周剑秋，一名普通的退休女工
陈雁门，小吃店老板

林轩琪，告别人世时只有14岁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888 发送至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为了活着的人

贾鲁生 陈丽萍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活着的人 / 贾鲁生 陈丽萍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87-4390-6

I. ①为… II. ①贾… ②陈…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799号

出品人 刘丛星

选题策划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刘婷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边永环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为了活着的人

贾鲁生 陈丽萍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 660 × 940毫米 1 / 16 字数 / 160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未知死，焉知生

- “乱葬岗”的疑惑 003
- 把灵魂赋予一具骨架 005
- 死是生的建设力量 008
- 我们到底缺什么 012
- 器官的悖谬 014
- 依法“捐躯” 016

第二章 无语良师

- 引领者的节日 021
- 永不下课的教授 024
- 大医们的小老师 026
- 美丽永存的老师 029
- 认真“备课”的老师 032
- “千刀万割便超生” 035

第三章 大医“捐躯”

- 玻璃罩外的爱 039
- 器官所代表的精神符号 042
- 他全身都写满了答案 045
- 拒绝朱德、周恩来的人 048

第四章 心无疆界

- 南丁格尔之灯 053
- 人世间的疾苦便是她富有的矿 057
- 融化在血液中的本能 060
- 把“裸捐”进行到底 062
- 教授的“金银岛” 065

第五章 安息的自由

- 第“二十五孝” 071
- 成全灵魂的完整 074
- 安息的自由 078
- 可以使死神屈服的唯一力量 081
- 血缘的权利 086

第六章 使人升华的途径

- “海枯石烂两鸳鸯” 091
- “量子”与“基因”的姻缘 095
- “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100
- 永远的“婚约” 103

第七章 爱对爱的感恩

- 从夏之花到秋之叶 109
- “知恩图报”的传递 114
- 用他人的爱心来建立自己的爱心 117

一盏心灯	121
延续与反馈	124

第八章 最后一次

难以划下的手术刀……	129
循光跃升	131
病理学的魔法诱惑力	134
究竟能为病人做些什么	137

第九章 哲人的爱

先驱者的理由	143
直立行走的水	146
“捐躯”也快乐	152

第十章 永不停歇的创造

永生的眼睛	159
小我消亡，大我重生	163
伟大的中场休息	166
和岩石一样古老	170

第十一章 “物化”与人文

“不是标本……”	175
“在科学领域所遇到的尸体都是陌生人”	177
挖掘人文情怀的正是那些遗体	180

为自己塑造一个灵魂 182

“两张脸”的感受 186

第十二章 “摘除”与“给予”

“防腐”启示录 191

崇高者的家 193

加了好几倍的价值 196

谁来承担第一刀 199

允许医生犯错误的地方 201

第十三章 生命的大碑

大爱归位 207

雕刻“生命之碑”的人 211

修补裂缝的美德 216

“共通”的灵魂 219

“本分”聚合在一起 223

后记 让躯体服务于后人 225

第一章 | 未知死，焉知生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现代医学的发展。在骨骼与肌肉、血管与神经、生理与病理之上，还有一个“灵魂”。解剖学折射出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在解剖中探索、求真、忏悔、摒弃、奉献和建设，并由此萌发了现代文明的博爱精神——爱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人世间最博大的爱，就是从解剖学中走出来的。

——一位解剖学老师的感悟

“乱葬岗”的疑惑

1797年初春，一场瘟疫袭击了河北省滦县稻地镇。“每日死小儿百余”，掩埋不及，抛尸坟地。夜间，引来成群野狗，“犬食之余，皆破腹露脏”。清晨，野狗散去，一名年轻人来到坟地，蹲在那些被野狗撕碎的尸体前，观察脏腑结构、血脉走向。

他叫王清任，是京城的一名小中医。他发现“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起处自相矛盾”，心生更正之意。他的心意，起源于当时中医所面临的困境与发展并存的局面：欧洲文艺复兴后，解剖学把西医学推进到了一个新时代。西医东进，中医要有新的发展，走上近代医学之路，就要与其他科学相互交融，建立自己的解剖学体系。

中医的人体解剖起源很早。“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中医元典《黄帝内经》对人体骨骼、脏腑、血管，均有长度、重量、体积的数据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上古一个名叫俞跗的外科医生的解剖程序：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溺髓脑、揲荒、爪幕。这说明在秦汉以前，中医人体解剖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一条延续千年的刑律，使得

解剖学逐渐淡出了中医。这一条刑律就是：剝剖，为死罪。“支解形骸，割绝骨体，常人减计杀罪一等，尊长则不减。”（《唐律疏议》）历代王朝的“医事律令”中，都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的条款。在清代，擅自解剖尸体，轻者坐牢，重者凌迟处死，医生也不例外。

“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王清任曾痛心疾首地说。为了“明脏腑”，他只能察看腐尸。得知滦县闹瘟疫，他立刻赶来了。他不避污秽，忍着刺鼻的腐臭味，一连察验了10天，绘图记录下观察结果。此后，他游历四方，寻找乱葬岗和死刑场，观察人体内脏结构。他呕心沥血，历时30年，绘成《脏腑图记》，写出了一部震惊中医学界的《医林改错》。有了“解剖精神”，他竟然敢去纠正“心主神明”这个中医元典之魂：“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他对人体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了当时西方生理学研究的先进水平。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在《博医会报》上发表。他是第一位被西方解剖学认可的“近代中国解剖家”。梁启超评价他：“诚中国医界极大胆革命论者，其人之学术，亦饶有科学的精神。”

常年野外奔波，大量接触腐尸，极大地损害了王清任的健康。著作完成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享年63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身为解剖学家，他一生中竟然没有亲手解剖过尸体。他把自己绘制的人体脏腑图谱，叫作“亲见改正脏腑图”——是“亲见”而不是“亲解”。他被主流医派斥为“教人于腐（腐肉之意）胙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传说他是睁着眼睛咽气的。

把灵魂赋予一具骨架

历史的疑惑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答案。

王清任故去170多年后，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标本室门口的屏风前，有一个玻璃罩，里面伫立着一具人体骨架。他眼窝深邃，似乎在眺望遥远的过去。颌骨微微张开，好像在诉说着什么。在他的身后，有各种人体标本2 000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解剖学群体。“敬畏生命，献身医学”——屏风上这8个字，或许就是他对王清任的告慰。

他叫李秉权，昆明医大教授，中国神经外科的泰斗级人物。和王清任一样，他也曾去乱葬岗观察过死尸。1939年他考入云南大学医学院，当时全校只有一架骨骼标本，而他们班有60名同学，解剖学几乎形同虚设。他和几位同学决定自己制作人体标本，于是他们去了昆明郊区圆通山。山的东北面，有一个地方叫一窝羊，是有名的乱葬岗。此处怪石嶙峋，散落着一些无名尸体。残肢断臂，骷髅脏腑，随处可见。乌鸦惨叫，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怀着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地捡起尸骨，在盆里煮沸消毒，晾干后制成骨骼标本。这

些无名尸骨，就是他的启蒙老师，把他引入了医学的殿堂，让他有了后来辉煌的医学成就。

1953年，新中国首届神经外科进修班中，有13名学员后来被誉为中国神经外科的“十三太保”，李秉权就名列其中。他创设了云南第一个脑科门诊、神经病学教研室和神经专科病房。他的脑外科手术、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在云南是第一把刀。他曾经创造了多项全国和世界第一手术。他是全国劳模，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奖，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担任过卫生部脑血管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在无数的光环下，他始终不忘“一窝羊”乱葬岗的那些尸骨，他把他们视为“无语良师”。

后来，乱葬岗变成了城市乐园，医学和医学教育的遗体来源也有了新的渠道，可是在教学和科研中，李秉权始终没有摆脱“遗体不够用”的困扰。上解剖课，一具遗体为4~6名学生提供教学服务，这是最有效的搭配。每次到解剖室，他都会看到十几名学生共享一具遗体的情景。遗体是医学生的另一位老师，没有遗体施教，就培养不出好医生。作为医学教育家，这是李秉权晚年最大的一桩心事。

人老了，参加的追悼会也多了。李秉权看到，昂贵的丧葬费、天价墓地、豪华“生基”，人类的生存资源越来越多地被虚幻的“阴间享乐”所浪费。面对这些生与死的悖谬，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当年的乱葬岗，想起那些无名尸骨。

行医60多年，救人无数，育人无数，到了耄耋之年，临近生命的终点，李秉权决定把最后的能量奉献给医学。他立下遗嘱：“我

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做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

他领到了捐献遗体的荣誉证书。“我现在可以一了百了啦。”他欣慰地说。21天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生中解剖过的遗体不计其数，此刻他成为被解剖的遗体，静静地躺在解剖台上。他不再用他那带有磁性的声音给学生们上课了，而是用“无语良师”的独特方式，引导学生切开皮肤，打开胸腔，辨识血脉、神经、脏器……

在云南省医学界，李秉权是遗体捐献第一人。

制成了一副骨架，把灵魂赋予这个骨架，这是美丽的。他伫立在玻璃罩内，虽然只是一具骨架，但总让人觉得他还活着，如同一位哲人站在讲坛上，向他的学生们讲述从“荒坟死尸”到《医林改错》的大医精神，从“一窝羊乱葬岗”到人体科学馆的历史变迁，讲述利益众生的爱和奉献，讲述生与死的因果次序。

死是生的建设力量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哲人的思考。不懂得生命的价值，岂能懂得死亡的意义。

然而，医学对生与死，却有另一种思考：未知死，焉知生。

挽救生命，从研究死亡开始。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了解人体，必须直接观察被切割开的人体。人体解剖为医学提供了实体依据。医学名词中约有1/3来源于解剖学，英语中很多医学名词与解剖学名词直接相关，医学就是在遗体解剖中发展前行的。

解剖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知死”的学问。“知死”，使得医学常常以冷酷、残忍的形态显现出自己的进步。美国匹兹堡大学汤玛斯·史达策医师，是全世界第一位给病人“换肝”的外科专家。他曾经连续做了几十例肝移植手术，没有一个病人活下来，尽管此前他已经在动物实验室里做了200例狗肝脏移植手术。他应该是最“知死”的人。他写过一本书《拼图人》，寓意器官移植就像“拼图”一样冷漠。1991年，65岁的他退休时决绝地宣布：从此不再开刀。面对“肝脏移植之父”的赞誉，他说：

“年老时充满回忆，这时荣誉可能像冰雹。”开了一辈子刀，这是他最终的感受。

冷酷的“冰雹”，是“知死”必须承受的代价。

2012年，国际泌尿学界最权威的《欧洲泌尿科学——铂金》杂志，发表了天津医科大学教授李云生的一篇论文。论文中运用了20具遗体的原始资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突破。20具遗体成就了一篇论文，“知死”的冷酷由此可见一斑。李云生是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教研室主任，在他看来，遗体是生命价值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他动情地说：“这些遗体都是论文的作者。他们的价值就像杂志的名称一样，‘铂金’，比黄金还珍贵。”他以感恩之心，化解了“知死”的冷酷。

有一篇获得江苏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一等奖的论文：《500例尸检原发性肝癌病理研究》。一篇论文，500例尸体。为了生，必须研究死。医学就是这样残酷。论文作者徐秉栋，南京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教授，解剖学的造诣，让他对“肝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这些成果，或许在某一天会转化为临床医疗手段，让肝癌成为很容易治疗的小病。“我去世之后，也要把遗体捐献给医学。”徐教授用这样的心愿表达了对遗体捐献者的尊重。

让我们来看看台湾慈济医学中心的一场手术。手术涉及6个科：一般外科、整形外科、脑神经外科、骨科、耳鼻喉科、胸腔心脏外科。有13位主治医师、18位资深住院医师参与。而病患，只是一位捐赠者的遗体。这场手术被称为“资深住院医师模拟实境手术”，持续了4天。说“千刀万剐”绝不过分。医师们给他开颅、

开胸腹，实施了右肝切除、人工关节置换、心脏主动脉瓣膜置换等23项手术。他身上几乎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每一块骨骼、肌肉，每一个脏器，都成为医师们攻坚克难、提高技能的“器械”。为了让医师在未来的手术中能够把病患的风险降到最低，他心甘情愿接受“千刀万割”。

“宁可在我身上划错百刀，也不愿他们将来在病患身上划错一刀。”这是一位遗体捐赠者的临终遗言，代表了所有捐赠遗体者的心声。

至此，我们看到了“知死”的最高境界：博爱，奉献。

在博爱和奉献中，解剖学显现出了它的伟大规律：死是生的建设力量。

此时，这种力量，正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姚进，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副院长、眼科中心教授。

患胃癌之后，他立了两份遗嘱。

第一份遗嘱，字迹工整有力：“本人自工作以来，大部分时间从事眼科视光学的教学工作，工作中深知光明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因此我自愿在身后将角膜捐献给医大眼科中心，以帮助需要光明的人们，为社会做点贡献。”

写第二份遗嘱时，他已经骨瘦如柴，虚弱得握不稳笔了，字迹潦草：“我自愿在自己生命走到尽头时，将眼角膜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将遗体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自己的多半生工作经历是从事我国的医疗教育事业，我热爱我的学生、热爱自己的讲台，因此在有生之年向组织提出捐献遗体的夙愿，渴望能为我国的